

寫在卷首

傳播研究任重道遠

周樹華

新聞與傳播學的研究和教學到目前為止仍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事實上，它是一個領域還是一門學科目前還沒有定論。我個人認為我們還停留在一片蒼茫的領域，若明若暗，因為我們還沒有獨立學科的理論和知識體系，但在大學教學的比重又越來越大，新聞傳播研究更觸及多個學科。本期《傳媒與社會學刊》多樣性的論文就是最好的佐證，也讓我反思這幾十年來一直討論的這個話題。

有人可能會說傳播學已成為美國和世界各地學院和大學本科生和研究生學習的課程。招生的數量更是越來越多。我以前所在的阿拉巴馬大學傳播與信息學院一直對自己僅次於人文和工程學院，是大學裏的第三大學院津津樂道。密蘇里大學更是將新聞學院視為名片，而且這種現象在很多大學裏不是絕無僅有。中國大陸新聞和傳播學最近二十多年更是蓬勃發展，我們在高等教育裏有一定的地位。

確實，人類生活與傳播息息相關。傳播關注的是人們如何在不同的背景下使用資訊來產生意義。對於亞里士多德來說，溝通就是對修辭學的研究，他相信理解修辭對於每個公民的教育至關重要，因為修辭就是透過公開演講和雄辯說服他人的藝術。現代傳播學的發展很大

周樹華，香港城市大學媒體與傳播系講座教授。研究興趣：媒體內容、形式與效果、媒體心理學、國際傳播、視覺傳播。電郵：shuhzhou@cityu.edu.hk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68期(2024)

程度上要歸功於對這種溝通力量的理解。當然，傳播的發展更要歸功於二戰後學界對社會科學的新興興趣。傳播學者對傳播在歐洲和亞洲將全體人民推向法西斯主義和暴力的力量感到困惑，因此利用社會科學方法來理解受眾和宣傳效果。

過去的六、七十年，傳播學研究的領域可能比不上計算機科學和生物醫學的發展速度，但是我們這個領域變得越來越多元化確是不爭的事實，我們有人際傳播、組織傳播、戰略傳播、國際傳播、新聞學、視覺傳播、媒體文化、媒體經濟，計算機中介傳播、政治傳播、健康傳播、科學傳播、新媒體傳播、數位傳播等等，不一而足。但我們的理論和方法都依賴於心理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基礎學科。所以我們現在在學術界的地位是很有意思的，傳播滲透到很多學科，但又沒有完全得到這些學科的接納。如戰略傳播給國家講好中國故事提供理論支撐；醫學界借鑑健康傳播的真知改善醫患關係；工程設計學者關心人機交流的有效性；人工智能學者希望發掘出對ChatGPT和Sora準確的指令。遺憾的是我們的研究還沒有真正站到主導地位，我們需要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本期學刊共刊登六篇研究論文和一則學術對談，內容包括短視頻如何調節新生代農民工的政治認同和網絡政治參與；社交媒體實踐與族群的再現；網絡多模態時空耦合對謠言信息的聚合與泛化影響；線上健康素養與行為選擇；凡人英雄主義的肖像生產與宣傳；以及中國大陸傳播學核心研究者的結構與特點。學術對談則是和《電腦與人類行為》(*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的主編Matthieu Guitton教授和高級編輯鍾布教授討論公眾對人工智能認知。六篇論文各有旨趣，就像我們的學科各攻其專，但它們都論述清晰，有一定的學術價值。Guitton和鍾布教授的對談為當前熱點人工智能提供了非常好的洞見，是了解科技傳播領域的絕好機會，歡迎廣大讀者一同閱覽。

本文引用格式

周樹華(2024)。〈傳播研究任重道遠〉。《傳播與社會學刊》，第68期，頁v-vii。

Editor's Notes

Towards Maturity of the Field

Shuhua ZHOU

Abstract

Stakeholders in communication have long debated whether it is a field or a discipline. I believe it is still a field, with much of its theories and methodologies growing out of other established disciplines such as psychology, sociology, and othe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However, the importance of communication in academia and society is undeniable, as it has permeated all facets of our lives and our research, including health, science, politics, computing, and even engineering. However, much still needs to be done to grow the field. The collection of articles in this issue serves as a good reminder but also as an encouragement that we are making concerted efforts, as its topics run the gamut, from onlin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nd farmer's identification, visual display of heroism during the pandemic, social media participation and group formation, health literacy and behavior choices, dissemination of rumor, and a profiling study of communication researchers in mainland China. The academic dialogue on AI development with two editors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journal offers much insight that foretells opportunities for our growth as well.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Zhou, S. (2024). Towards maturity of the field.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68, v–vii.

Shuhua ZHOU (Chai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Research interests: media content, form and effects, media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